

A
辑 悉尼之恋

我切身地体会到爱情是没有年龄和国籍之分的

悉尼之恋

田璐

2000年9月10日,我以旅游者的身份与成都某报社的两名特派记者一起飞赴悉尼。到达悉尼后,记者大哥们忙着赛前采风,我只好独自出去观光。

在乘坐观光大巴到悉尼港的路上,不时地有热心的澳洲人给游客介绍沿途风光。我恍恍惚惚地听了个一知半解,竟突然问道:“除了歌剧院,悉尼还有哪些著名景点呢?”由于英语丢得太久,口语不过关,我竟将这个意思错误地表达成了“除了歌剧院,悉尼哪里还有什么著名的景点?”只字之差,意思即大相径庭。

我话刚说完,便看见有好几个白人向我投来气愤和轻蔑的目光,游客中也是一片哗然。

我情知自己一时失误说错了话,笨嘴笨舌地想要解释,却慌张得说不出话来。正尴尬时,身后有个浑厚的男声响起了。他像一个外交家一样用流利的美式口语口齿伶俐地为我解释,既掩饰了我的错话,又不至于让我掉面子。回头一看,竟然是个约摸30岁左右的中国人!

到达悉尼港后,等到大家都下了车,我才想起该给他声“谢谢”。当我告诉他我来自成都并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憨厚地笑了

一下,说:“没什么,海峡两岸是一家嘛!”普通话中明显地带有闽南口音。“你是台湾人?”我很是吃惊。他笑着点了点头。

还没等我问及他的姓名,他便很是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点急事要先走。”说着,就急匆匆地走了。望着他高大的背影在视野中越来越小,风光旖旎的悉尼港竟然再也激不起我欣赏的兴致……

由于这次奥运会盛况空前,在我们到达悉尼时很多比赛的门票都已经预定完了。

9月15日的开幕式,我只好待在宾馆里看电视台的现场转播。晚上10点多,几个记者老乡满脸兴奋地回来,他们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他们通过内部渠道为我拿到了两张女子乒乓球半决赛的门票。我如获至宝。

受到记者老乡的感染,我被怂恿加入了背景新闻采访的行列当中。9月18日下午,我来到了主会场最大的一个售票口。我刚一走近,便有几个打扮怪异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他们的脸上用厚重的油彩抹着澳大利亚的国旗。他们一起冲我喊道:“嗨,美丽的女孩,需要什么票吗?我们都有。”我正解释说不要票时,却发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哎呀,这不是几天前帮我解围的那个台湾人吗?

我走了过去,听到他似乎正在和那几个“黄牛”在讲价。原来他是想要有台湾选手陈静参加的女子乒乓球比赛的门票,一连好几天都在这儿等退票。今天谈了半天,“黄牛”们漫天要价还是让他败下阵来。一转眼,他发现了站在身旁的我,不禁有些诧异地说:“怎么,你也是来买高价票的吗?”我使劲地摇摇头,并告诉他,我有一张女单半决赛的球票,如果他想要,我可以按原价卖给他。他一听,马上像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连声说:“谢谢!我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所住的奥运村外有家中国人开的广式茶点店,我请你喝下午茶怎么样?”

相聚澳洲

XIANG JU AO ZHOU

刚进茶点店时，我还显得有些拘谨，他掏出一张纸片来写了几个字给我看。我看到上面用很漂亮的行书写着：“袁逸南”三个字，这是他古香古色的名字。问了我的姓名后，他说他的老家在重庆，他的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时，不幸沦为美军的战俘，在台湾一住就是50年。而他在台湾现在是一个电脑工程师。

外面人声鼎沸，我却充耳不闻，我一直在倾听着面前这个29岁的台湾人谈着他对祖国的向往和祝福。我知道这是一个游子对母亲最深沉的爱。

知道了我住的旅馆后，袁逸南便时常来找我玩。我们甚至避开闹哄哄的市区，花了两天时间跑到东北海岸外的海上去看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傻乎乎地在奥运村或是电视转播塔外面等着，看是否会遇上一个我们中国的奥运会冠军。可是遗憾的是，我们遇到过俄罗斯的体操名将霍尔金娜，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游泳名手索普，却没能遇上一个中国的冠军。

终于到了女单半决赛的时候。比赛的前夜，袁逸南打电话来说他有些话要对我说，要我晚上8点准时到悉尼大酒店去，他在那儿订了座。突然之间，我就有些慌乱起来，我胡乱地换上衣服就去赴约。

当我被领班带到袁逸南的包间时，惊奇地发现房间里满是金合欢。刚到悉尼时我就听说它是澳大利亚的国花，这次成为专门献给奥运会奖牌得主的鲜花。正惊疑之间，两个侍者推着一个三层的大蛋糕过来了，后面的侍者手中则抱着一瓶法国香槟。“今天是我的生日”，袁逸南深情地望着我说，“我在10岁的时候就发过誓，在我30岁以前，我要为事业打拼，但是在我30岁这一天，如果有个女孩能够与我一起度过，那么她就是我的新娘。”

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可是当他把话说出来时我仍然显得手足无措，羞涩与不安让我说出的竟是——“我们，还刚认识，还不了解

……”袁逸南愣住了，半晌才低下头说：“那么，你的意思是拒绝我了？”我原以为他会了解女孩害羞的心思，谁知他却说出这种话来，我生气地不去看他。他的热情明显收敛起来，满屋子绚丽的合金欢似乎也在一瞬间黯淡下来。我们不欢而散。

23日早晨，听说晚上的女单决赛是中国选手王楠对台北选手陈静，我一下子莫名地兴奋起来。时间飞逝而去，离比赛还有半个小时，四周几乎已经座无虚席了。可是袁逸南还没有出现。已经有好几个当地华侨来问我身边的坐位有没有人。他们是买“黑票”进来的，没有正规坐位。

就在我想要答应一个老先生坐在我身边空位上的要求时，袁逸南满头大汗地赶来了。不知怎么回事，一看到他，满肚子挂念的话临到嘴边却变成了：“不想看就不要来嘛，省得占了一个好位子”。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可是看台上人声喧哗一片：原来双方运动员已经入场了。

接下来的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都只顾着为各自的选手加油，看台上五星红旗高扬，国歌声也此起彼伏。特别是王楠在前两局失利后，加油声更加响亮了。好在王楠沉着应战，又连扳回了两局。

我身边一直沉稳的袁逸南终于稳不住了，他开始向左右的华侨抱怨说：“台湾也是中国的嘛，怎么就没有人给陈静加油，太没有君子气概了。”他的话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效果，四周的人仍然起劲地叫着：“王楠加油！”我更是在他耳边大声吼着。

王楠终于赢了，全场观众一片欢呼。可是袁逸南却拂袖而去，我也高兴不起来了。回到宾馆，我很想给袁逸南打电话向他道声歉，可是将话筒拿起放下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有勇气。正在犹豫时，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拿起来一听，袁逸南在那边吞吞吐吐地说：“我想通了，王楠赢了也是我们中国人都值得庆祝的事。方便的话，我在那家中国人开的‘奥运之星’小酒吧等你……”他向我摇动了橄榄

枝,我们和解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边关心着奥运信息,一边计划着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好成绩时我们该怎样庆祝。当中国拿到 26 枚金牌的那天,我和袁逸南都快高兴疯了。我们又一次来到“奥运之星”,那里早已挤满了满脸欣喜前来庆祝的华侨们。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中,逸南冲我大叫:“小妍,我爱你!”我假装没有听清他的话,只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的呢?”他把我拖到门外,大声指着天说:“我要带你到澳洲最高的地方和最低的地方去,我要在那里发誓——今生爱你,永不变心!”

袁逸南说完,就拉着我的手,驱车去了澳大利亚最高点,海拔 2228 米的科西阿斯科山。9 月 29 日,我们又来到了最低点的北艾尔湖,它竟然低于海拔 16 米之多。面对水波粼粼的浩渺湖面,他轻声问我:“现在,你该相信我对你的爱了吧?”

我又有什麼理由不去相信呢?他深情地吻我后,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首饰盒来,铂金戒环上,那枚硕大的钻石在南太平洋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身边的袖珍收音机里,当时的一个电台正在播报最后的奥运金牌排行榜。袁逸南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有 28 枚金牌呢!”

还有什么比欣闻祖国的荣耀和得到最宝贵的爱情更让人感到幸福的呢?我是多么幸运,竟然能够同时获得这两种幸福。一时间,我不禁骄傲地流下了泪水……

回国之前,我先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他们起初惊讶地表示反对,可是当我们回到成都时,成熟稳重的袁逸南却很快就获得二老的认同。通过当地电信局,我们还和家里装了可视电话的逸南的父母见了面通了话。经过双方家长协商后,我们举行了古老简朴的订婚仪式。

女导游 情陷澳洲梦醒时分

钟敏

最初的恋情因玩笑而生

我是一个天生就充满幻想的女孩。1996年毕业于中南某大学旅游专业。父母对我的工作作了精心安排，我一一婉言拒绝。然而，闻名中外的古都西安却令我无限向往。

1996年10月，我作为一名游客，整整7天随一个旅游团领略了西安所有的名胜古迹。从导游小姐那熟练的解说和风趣幽默的谈吐中，我知道了什么叫本领、奋斗和竞争。为了尽快找到工作，我在西安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西安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等著作。庆幸的是，我顺利地被一家旅游公司作为特殊人才录用。

当导游可以丰富个人知识，同时也可以把自己融入社会，中国人、外国人经常面对面，那份感觉真好。由于我天生外表美丽，口齿伶俐，加上英语水平较好，又能吃苦，公司连连给我加薪，不到两年的工夫，我便取得了特级导游资格。

在工作中，时常有优秀的男孩追求我。忙于工作，我对这些一见钟情式的感情都没有当真。然而，感情有时又是一件突发的事情。1998年4月30日，公司安排我接待一个15人的澳大利亚旅游团。

五一节那天,我带车赶到客人住宿的宾馆。那清一色高大威猛的男士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我举着小旗打招呼,15条大汉齐声说“Hello!”我一时受宠若惊。早就听说澳洲民风古朴,人与人很友善,看来的确不假。

车向临潼华清池方向驶去,我作了自我介绍,并宣布了几条纪律。为了防止意外,我说了我的手机号码。

华清池里有个海棠汤,是杨贵妃洗浴的地方。200多平方米的大浴室供一个女人洗澡,游客们听得目瞪口呆。在浴室四周有好几个小洞洞,游客们很感兴趣。一个叫伊万斯的男子指着洞洞问是干什么的,我解释那是杨贵妃洗浴时坐在池边搓脚用的。我接着做了一个动作,他们全都乐了。伊万斯问题最多,他突然问:“钟小姐,杨贵妃的浴室这么大,难道她洗澡还要人参观不成?”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有时真叫我忍俊不禁。

5月的西安,天很燥热。那个叫伊万斯的男子则总是形影不离地跟在我的身边,听得非常入神和专注。他时不时提一些古怪的问题,并且总是用一双蓝蓝的眼睛盯着我。途中,我话讲多了,声音不免发涩,伊万斯及时地把矿泉水递到我面前,我冲他友好地笑一笑,感觉到了一丝丝来自异国的亲情。

有一天,团队返回西安休息,准备去华山。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公司不允许导游随便离开住地。晚上8点,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操生硬中国话的外国男人的声音:“钟小姐,我迷路了。”我大吃一惊,原来是伊万斯。

我匆匆地赶到街上,来到他所在的电话亭。见到我,伊万斯嘿嘿一笑,他说他没有迷路,很想见我,想跟我聊一聊。我的天哪,这个老外也太浪漫了。他还执意要请我去喝咖啡。出于中澳人民的友谊,我违心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那晚,伊万斯介绍了他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他是悉尼一家羊毛

制品公司的副总经理,初来中国西安,并且喜欢上了西安,特别是喜欢上了我。

这时,伊万斯对我说:“澳洲的旅游资源很丰富……你如果能去澳大利亚,我给你当导游。”

我调侃地说:“先生不邀请,我跑去多没味呀。”伊万斯急了,说这次就是来请我的,就怕我不去。我笑着说:“我俩非亲非故,又不是朋友,你凭什么请我去呀?”

谁知,伊万斯眼里流露出令我心动的目光。他说:“我很喜欢你,做我的朋友行吗?”那晚,我俩喝了很多咖啡,也谈了很多开心的事。谁知在这样一个浪漫的夜晚,我平静的少女之心荡起了片片爱的涟漪。躺在宾馆里,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他的身影。

越洋的爱意一天天变浓

几天后,澳洲旅游团将返回大洋洲。团队临解散的时候,每位老外都自愿付给我一些小费,对我的热情服务表示感谢。伊万斯也不例外,他在一个信封里不仅放了多于别人好几倍的小费,还给我留下了一封爱意浓浓的英文长信。为了表达我的心意,我给伊万斯送了一个仿品兵马俑。

进入5月,西安的旅游一天天火爆起来,我忙于接待新的旅游团队,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有一天,伊万斯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非常想念我,希望我能到澳大利亚去工作或学习。放下电话,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觉。被人爱着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何况是一位外国人。

除了打电话,伊万斯还不断地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谈他在西安时的种种体会,谈他喜欢我的美丽和谈笑风生的解说。读着这位比我大6岁的老外的来信,我切身地体会到,爱情是没有年龄和国籍之分的。

有时我想,如果能趁年轻出国学习或工作那的确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情。我知道,澳大利亚和美国、瑞典、东南亚国家有着根本不同,那里不仅有可爱的袋鼠、桉树,还有花之都——墨尔本,阳光之都——布里斯班。那里的环境优美……兴奋之余,我有时又给自己泼冷水:外国再好也是人家的天堂,再说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较大,因跨国恋被蒙骗的中国女孩为数不少。于是,我既希冀又失望,决定不把他很当一回事。

1999年8月中旬,我带游客正在秦陵,突然接到伊万斯的电话,他打的是西安的号码,我拿手机的手有些颤抖,他来到了西安,住在西安饭店。晚上,当我踏入西安饭店伊万斯的房间时,他一脸笑容像老鹰抓小鸡一般张开两只大手把我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一个劲地说:“宝贝想死我了。”尽管平时听到这样的话觉得肉麻,今天心里却很受用。

伊万斯告诉我,他这次是专门来西安看我的,希望我能好好陪他两天。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仅设宴款待了他,而且带他去了西郊和东郊以及延安地区。我告诉他,中国出台了开发大西部的政策,欢迎他来投资办公司。一路上,伊万斯反复说道,澳大利亚是一个农牧大国,其水果澳橙可与西安的红富士媲美,如果有可能合作的话,他将不遗余力来西安投资。

晚上,伊万斯提出要去上次去过的那家咖啡屋。相对而坐,他说:“钟小姐,你知道一个人喝咖啡的滋味吗?”我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含笑地低下了头。我说:“伊先生,女人如果被人欺骗了又是什么滋味?”只见他连连摇头,并耸耸肩说:“NO,NO.”我明白他的话意,他是说他不会骗人的。伊万斯,你是一个让我心动的好男孩呀。就这样,我的心中渐渐容纳了他对我的情和爱。

一连几天,伊万斯决意要我去澳洲发展,让我做他的妻子,做他事业上的助手,或去墨尔本大学读书,然后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我心里很复杂,在征求了身边许多女友的意见后,我有些心动了。女友们听说有老外要娶我出国做太太,都羡慕得不得了。他们说,澳洲的天多么蓝呀……

伊万斯带来了他的证明,他作为我的经济担保人,要我尽快办理签证去澳大利亚。

1999年11月16日,我在西安用电话与父母道了别,到北京坐上了去悉尼的飞机。

伤痛不经意地冒了出来

坐在飞机上,我的心忐忑不安,这次浪漫之旅,也是我一生的生死抉择。飞机穿行在朵朵白云之中,我恍然如在梦幻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幸福,我有些后怕。机上旅客们又是看电视又是吃东西,而我却很少睁开眼睛,我生怕睁开眼睛把美梦看破。我想着在机场等候我的伊万斯,想着这美丽的约会马上就要成为现实,心中充满甜蜜的感觉。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到达了悉尼国际机场。当我步出大厅时,一句“钟小姐”的呼唤,让我神情飞扬。我循声望去,伊万斯冲上来,把我紧紧地拥在怀里。伊万斯的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他和我谈笑风生,一路上风景无限,真让我陶醉。悉尼,真美呀!

不知不觉到了伊万斯的住处。那是一套很别致的小洋楼,室内布置得十分华丽且具有浪漫气息,像是一座新房。晚上,我由于旅途的疲劳和时差的原因,人很疲倦,我要伊万斯早点离开我的房间各自休息。

睡梦中,我仍在天空飞翔。不知是什么时刻,我感觉到了一个人在解我的内衣,我知道是伊万斯,心里一阵恐惧。他怎么能用钥匙打开我的房间?面对高大威猛的伊万斯,我从劝说到漫骂,也没有阻止他对我的“侵略”。最后,我还是软软地躺在了他的怀里。当我清醒

过来时，望着床上殷红的鲜血，我流着泪一夜未眠，我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痛苦。伊万斯为我擦着泪，我想，只要他爱我，我也情愿了。

接连几天，伊万斯说他公司很忙，只是晚上很晚才回到我身边。我急迫地将国内带过去的证件和证明交给伊万斯，并取了一个艾斯澳的英文名字，催他快点去办理结婚登记。谁知，伊万斯却大笑着说：“中国人太注重形式了，这样过不是挺好吗？”伊万斯没有去办结婚证，我心里有些不安起来。

在以后的日子，伊万斯也别有一番柔情地带我亲临海港大桥欣赏悉尼歌剧院，去国家植物园看袋鼠和遍地的野花，还大把大把地花钱陪我逛帕迪市场。

我的心虽无法安宁但又感觉到了幸福的实实在在。然而，正在我俩沉浸在无比欢乐中时，有一天晚上，伊万斯正拥着我甜言蜜语，房门被人撞得很响。我看看伊万斯，他显得神色紧张，他要我赶快穿好衣服，而自己则慌张地整衣开门。

只见一位身材肥胖的女人直冲卧室，并且大声用英语骂着伊万斯。我知道情况不妙。谁知，那肥胖女人对着伊万斯就是一记狠狠的耳光，并用手指着我用英文说：“请你离开他，他不是你丈夫！”说完，便扬长而去。

伊万斯垂着头告诉我，那个肥胖女人是他的未婚妻。刹那间，我的眼睛像突然断电的灯泡，感觉四周一片黑暗。

跳出陷阱寻找归家的路

这以后，伊万斯很少来见我，我则欲哭无泪，拒绝进食，并以此威胁伊万斯尽快地处理与那个胖女人的关系，同我举行婚礼。面对我的恳求，伊万斯总是无言以对。

有一天晚上，伊万斯买了好多食品，一副很丧气的样子，他一下子跪在我的面前，双手揪着头发对我说：“钟敏，我实在是对不

起你……”

原来，伊万斯自到西安旅游遇上我之后，他打心里十分喜欢我，并决定把我带回澳大利亚与他结婚。当他提出与未婚妻分手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的未婚妻是公司的总经理，其父亲是公司的总裁，伊万斯则是一个副总经理，他目前的命运和财富全都是仰仗着那个胖女人。

伊万斯越说似乎越难过。我则泪水涟涟地抽泣：“伊万斯，我们马上结婚，然后离开公司好吗？”

我的话一出口，伊万斯又不停地抽着自己的耳光。他接着又说出了一件让我如雷轰顶的事情。

伊万斯有一个双胞胎弟弟，1999年5月伊万斯带未婚妻和弟弟外出时，由于一辆急驶的车辆向他们冲来，弟弟为了保护他俩，不幸被汽车撞伤，尽管保住了性命，却从此留下了痴呆症。为了报答弟弟的救命之恩，伊万斯总是留心给弟弟找女朋友，但均未成功。

在西安认识我之后，伊万斯决定娶我为妻，通过我在中国为弟弟再找一个女朋友。谁知未婚妻的厉害叫他左右为难，前天她还叫人把伊万斯捆打了一天。胖女人为了不失去伊万斯又了却对弟弟的负疚，她逼着伊万斯拿着弟弟的相片和我的证件去办理了结婚证。听到这一消息，我如同掉进了冰窖里，我抱着伊万斯，撕扯着他的头发。“你这个懦夫，我们有爱，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呀？”

事情闹得进退维谷，有一天，那个胖女人带着一脸假笑来到我身边。她拉着我的手，被我狠狠地甩开了。她夸我漂亮美丽，难怪伊万斯喜欢，她说：“澳大利亚不比中国，你跟伊万斯的事我不计较，既然你来到悉尼，不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吗？要我把伊万斯让给你是不可能的，你跟他弟弟结婚吧，钱和房子都可以给你。”说着她把我和他弟弟的结婚证丢在我面前。

我理都不理地将结婚证摔在地上。不一会，屋里来了许多人，从

胖女人口中得知,是伊万斯的父母和伊万斯的弟弟来了。我用眼斜视了一下来人,在伊万斯旁边站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男人,那可能就是小伊万。凭直觉,我感觉到小伊万那尽管有些呆滞的眼光在偷偷看着我,我一阵反胃,觉得恶心。

我突然像发怒的狮子,大声用中国话骂他们,屋里的人全都惊呆了。伊万斯的父母听不懂我的话,被我发疯的样子吓退了,而小伊万却傻了一般,双手掩着脸号啕大哭。胖女人又来劝我,我一怒之下打了她一巴掌,接着和这个可恶的女人扭打起来。在伊万斯的拉扯下,胖女人走了,我的心也平静了下来。

伊万斯对我说:“钟敏,都怪我无能,但我很无奈,如果不要她,我和弟弟以及我父母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跟弟弟结婚吧,我会好好待你们的……”

难道这是我梦想的澳洲?现实太让我害怕了。我恨伊万斯,我的不屈不挠换来的是伊万斯的绝情,他们把我的护照也收走了。

第二天,我将那张结婚证撕得粉碎,望着片片纸屑,我咬了咬牙,我拿出事先准备的护照复印件,偷偷跑出了这座犹如牢房一般的洋房。

14
我先在一家饭店苟且栖身。我发觉自己怀孕了,心里十分恐惧,在这异国他乡,我只有偷偷做了人流,从而洗清了肉体上的耻辱。为了挣足回国的钱,我又应聘到一家华人的旅行社,当了一名中文翻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工作得很开心,老板知道了我的曲折遭遇后,很同情我,工资开得很高,并劝我留在澳洲,继续在他的社里工作。为了不再迷茫,我拒绝了澳洲的各种诱惑。

2000年9月,是27届奥运会即将召开的日子。在这人来人往的日子里,我的翻译公务十分繁忙,我打算在悉尼看完奥运会,再回到那让我魂牵梦萦的西安。

奥运会期间,陶璐娜、熊倪、伏明霞和其他运动员的比赛英姿让

我感动,每当五星红旗一次次在悉尼的天空冉冉升起时,我的泪水总是挂满双颊。崇洋媚外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创伤,我悔恨不已。

2001年1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带着受伤的心,踏上了回国的飞机。在悉尼机场我抬头举目,我清醒地看到,澳洲的天空并不比中国的蓝呀。看来,我这颗受伤的心,只有在中国那暖人的春风里才能抚平。

逼女成凤， 陪读母亲屈辱自杀情恸新西兰

鉴真

2002年12月17日中午1点45分左右，新西兰警方接到一男子报警，称有两名中国籍女子在惠灵顿北郊某公寓自杀。警察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一位中年妇女和一名年轻女孩已躺在床上陷入昏迷。幸运的是，她们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后，最终苏醒了过来。事后，经警方询问才得知，那位名叫韦静芷的中年妇女原来是年轻女孩李虹的母亲，她们来自中国内地，17岁的李虹在惠灵顿某高级中学留学。

望女成凤，单身母亲变卖家产踏上陪读之旅

韦静芷1960年出生在重庆北碚的一个工人家庭。

1983年1月，韦静芷嫁给了同厂的一位姓李的工人，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李虹。

1994年5月下旬的一天，提前回家的韦静芷突然发现丈夫正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床上鬼混，她气得当即和丈夫大吵大闹起来。不久，两人离了婚。韦静芷什么都没有要，她带着女儿李虹找了个出租屋住下。那时，她所在厂的效益开始急剧滑坡，时常发不出工资，她索性辞职开了一家小餐馆，每天除了经营餐馆的生意就是督促女

儿学习,不少人帮她介绍对象她都拒绝了,她觉得女儿就是她的一切。

2000年3月的一天,韦静芷在重庆某报读到了一则海外留学中介的广告,该中介公司声称可以办理中学生留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手续,并把海外留学吹嘘得天花乱坠,而韦静芷的哥哥和姐姐的孩子都在美国留学,她突然萌发了要将李虹送到新西兰去读中学的念头。当时韦静芷的餐馆生意非常兴隆,多年经商使她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尽管经济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善,但她仍然偏狭地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身份和地位卑微的小老板,只有使女儿到海外镀金成为一个高尚而荣耀的文化人,才能真正地使自己出人头地。

经过积极的咨询和联系后,韦静芷拿出几乎全部积蓄为女儿办理了留学新西兰惠灵顿某高级中学的手续。由于李虹自小很多事情一直是被母亲包办着,从来没有做过家务,她到惠灵顿后,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既要照顾自己,又要补习英语和完成繁重的学业,因此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得知女儿的窘境后,韦静芷心急如焚,她担心自己多年来对女儿的心血就此毁于一旦,于是她狠下心来变卖了餐馆,在2001年9月下旬,踏上了远赴新西兰陪读的道路。

两代裂痕,“乖乖女”在身心的极度重压下开始产生了厌学情绪

李虹在惠灵顿某高级中学留学的费用大约是每年8000新西兰元(约合4万人民币),为了女儿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环境,韦静芷像大多数中国父母为在新西兰留学子女选择的那样,叫女儿从学生旅店里搬出来,寄宿在一对40岁左右的新西兰夫妇的家里。那对夫妇男的叫亨利德,女的叫艾娜,都在惠灵顿的一家文化机构工作。他们的房子在北郊,是一幢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别墅,四周风景优美,交通也很方便。韦静芷和女儿的寄宿费用是每月370新西兰元。除此之外,韦静芷还必须支付女儿每年约700新西兰元的保险费,